



海明威逝世五十周年
典藏纪念版

海明威全集 (B)

美/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 作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肖杰 译

老人与海 B卷
太阳照常升起

他可以被毁灭，但却不会被击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海明威逝世五十周年
典藏纪念版

海明威全集 (B)

美/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 作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 品

肖杰 译

老人与海 B 卷
太阳照常升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全集. B卷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肖杰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
ISBN 978-7-5502-0324-2

I. ①海… II. ①海… ②肖…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884号

海明威全集.B卷

作 者: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译 者: 肖 杰

总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010-83670231

责任编辑: 蔡又元

封面设计: 柏拉图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柏拉图设计工作室

电脑排版: 秦 宇

责任校对: 周 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60千字 690毫米×980毫米 1/16 19印张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324-2

定价: 2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3783806



生命没有尽头，死亡不是终点

海明威是近百年来世界文学史上最富争议性和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之一。

他一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受过十几次伤，身中弹片二百多枚，但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他们一家三代都有人开枪自杀，包括他自己，也是用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一生经历过四次婚姻，感情生活波折动荡。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婚姻让他痛苦不堪，也让他更深地去思索爱与人生。

海明威酷爱自然，喜欢冒险、钓鱼和打猎，曾孤身一人去非洲狩猎犀牛和狮子。他以硬汉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并为他的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他以及他的作品曾一度成为美国精神的化身。

大诗人弗罗斯特评价海明威：“他坚韧，不吝惜人生；他坚韧，不吝惜自己……”

海明威自杀后，一个读者悲伤地宣称：“海明威那一枪，不仅打飞了自己大半个天灵盖，而且把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给打懵了……”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则表示：“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的影响更深远……”

海明威是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简洁的文风，对20世纪的美国乃至世界

文学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一百多种语言，风行全球！有调查显示，海明威单部作品曾在上世纪创下48小时内销售530万册的惊人纪录。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生于美国芝加哥郊外一个医生家庭，死于1961年7月2日自己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寓所。

值此海明威逝世50周年之际，我们郑重推出《海明威全集》系列作品。本系列将收录海明威一生中的所有著述，力求全面、完整，以使喜欢海明威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能对作者有个更为系统、全面的了解。

本书为《海明威全集B卷》，收录了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和作者早期的一部长篇《太阳照常升起》。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中篇，创作于1951年。1952年出版。该作品一经问世，便在世界各地迅速引发一场“海明威世界波”。因为这篇小說，海明威相继获得1953年的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这部作品的问世与一个真实故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1930年前后，他在一次乘船出海的过程中碰上暴风雨，船只沉没。一位名叫富恩特斯的古巴老渔人从水中救起了他，同时也为世界救起一位天才作家。倘若没有富恩斯特，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其他人了！

二人自此成为朋友，此后经常一起出海捕鱼。

1936年，富恩特斯在离陆地很远的海域捕到一条大鱼。但由于鱼太大，拖运困难，结果在归途中，那条大鱼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空空的骨架。这件事给了海明威很深的触动，职业的敏感让他觉察到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没动笔。

直到1950年圣诞节后，海明威才产生极其强烈的创作欲望。1951年2月下旬，他在古巴哈瓦那郊区的别墅里完成《老人与海》初稿。4月份，他将手稿送给古巴访问的友人们传阅，博得一致赞美……

《老人与海》讲述了一位名叫桑提亚哥的老人，他独自一个人，一条船，在茫茫

的海上捕鱼。在一连84天的一无所获之后，终于有一条比他的船还要长的大马林鱼上钩了。鱼太大，劲头十足，拖着小船在海面上漂流了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两夜里孤身奋斗、历尽艰难、终于将大鱼杀死，拴在船头。然而就在他满载而归的途中，却又遇上了鲨鱼。老人又开始与一拨拨前来掠食的鲨鱼搏斗。结局可想而知：那条大马林鱼最后还是被鲨鱼吃光了！老人拖着一副巨大空无的鱼骨架返回陆地……

这个故事看似简单，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很深的寓意：

老人、小船、大海，生命、死亡、孤独——渺小与强大的对抗，有限与无限的较量……一个个对立而又统一的鲜明意象构成一幅幅震撼的画面，同时也为读者勾勒出老人那种不服老、不服输的属于人类最为优雅、高贵、强悍的精神。照老人的话来说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却不可以被打败。”

海明威非常喜欢《老人与海》。他认为这是他“这一辈子所能写出得最好的一部作品！”他这样评价这部作品：“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头上悬挂着一面饱经风雨剥蚀却依旧坚强不屈的旗帜，旗帜上，舞动着四个流光闪闪的大字——超越极限！”

与《老人与海》的传奇色彩相比，《太阳照常升起》便多出一种散漫与温暖的烟火气息：

书中的男人主公巴恩斯在战争中遭遇不幸，心灵和身体都留下难以痊愈的创伤。他一直深爱着一个叫博莱特的女人，但因为战时留下的伤，他却不能与博莱特过正常的男女生活。全文中，作者很少去碰触巴恩斯的内心世界，但这却不会妨碍读者去感受巴恩斯作为一个男人内心的孤独与隐痛。这大概就是海明威所谓的“冰山效应”吧？很多的感触，海明威都将其放到了文字之外，让人去回味，去感受。

然后再说巴恩斯深爱的那个女人。女主人公博莱特是个热爱生活的女人，气质优雅高贵，身边从不缺乏男性的追逐。巴恩斯与博莱特已经相识多年。她们都深爱对方。但因为巴恩斯不能给博莱特完美的性爱，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暧昧不清。小说开始的时候，博莱特已经结过两次婚，正在准备第三次结婚……对于博莱特，巴恩斯很无奈。就连博莱特，也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失望。她并不是一个坏女人，

她聪慧，善良，气质优雅而又富有同情心。她绝不是那种靠玩弄男人感情过活的女人。有时为了爱，她甚至会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倒贴出来供所爱的男人花费。

但她又总是禁不住诱惑。每当一个有型或有某种特质的男人出现的时候，她就无法自控的要逃离原有的爱恋，去追逐生命中的另一次狂欢。她就是这样美的精灵，矛盾的合体……

海明威在他的《太阳照常升起》里，非常成功的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能够倾倒众生美丽而又矛盾的女人，同时也为读者开启了一扇解读女人内心生活的窗口……

生命没有尽头，死亡不是终点。对于海明威其人其作的任何评价，任何时候都可能失偏颇或稍显自作多情。最好的方式，还是让读者自己走入海明威的世界……

好了，进入正文。

海 明 威 全 集

目 录 / CONTENTS

老人与海	001
太阳照常升起	067

老人与海



他是个孤身一人泛舟在海湾里捕鱼的老人，已经八十四天了，他一条鱼也没捕着。头四十天里，还有个男孩和他在一起。可是，一连四十天一条鱼也没捕到，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一定是“倒霉透顶”，也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小孩听了父母的话，上了另外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大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都空着船回来，心里很难受，就总要下海滩去，不是替他拿卷起的渔线、渔钩和渔叉，就是替他去提绕在桅杆上的船帆。帆上用面粉袋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就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而干瘪，脖根处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黄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遍布他的双颊。他的双手因为经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深刻的疤痕。可这些伤疤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既没有水也没有鱼的戈壁一样古老。

他身上的一切都那么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样蓝，神完气足，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圣地亚哥，”孩子对他说，他们正把小船拖上岸，“我又能跟你在一起了。我们家挣了点儿钱。”

老人教过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不，”老人说，“你上了条幸运的船。和他们待在一起吧。”

“您还记得吧，有一次一连八十七天打不到一条鱼，然后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打到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而离开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孩子，必须得听他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再正常不过了。”

“他可没什么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信心。对吧？”

“就是，”孩子说，“我能请你去露台餐馆喝杯啤酒吗？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好，”老人说，“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坐在餐馆里，很多渔夫拿老人寻开心，老人也不生气。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看着他，感到难受。但也不说出来，只是客气地谈着湾流，谈着他们把渔线下到多深的海里，谈着一直以来的好天气，谈着他们的见闻。那天有所斩获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打来的大马林鱼开膛破肚，平放在两块木板上，木板的每一段都有两个人抬着，一路晃悠悠地抬到收鱼站，等着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捕到鲨鱼的人，把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加工厂，用滑车把鱼吊起来，挖出肝，割掉鳍，剥完皮，把鱼肉一条条切好，准备腌制。

起东风的时候，总有一股气味隔着海湾从加工厂里传出来；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点，因为转北风了，后来风就停了。餐馆露台上阳光明媚。

“圣地亚哥。”孩子说。

“哦。”老人应了一声。他正握着酒杯，回顾陈年往事。

“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

“不。去打棒球吧。我还划得动船，罗杰里欧会撒网的。”

“我很想去一趟。就算不能陪你打鱼，我也想替你做些其他事。”

“你请我喝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我多大年纪？”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鲜活有力的鱼拖上船，它差一点就把船板撞碎了，你也差点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鱼尾巴噼里啪啦地抽打着甲板，座板都要给震碎了，还有棍子敲鱼的声音。我还记得你把我往船头推，那里堆着湿漉漉的渔线，我觉得整个船都在摇晃，你用棍子敲鱼的声音就像是在砍树，我还记得我满身都是甜丝丝的鱼血味。”

“你还真记得那个，还是不久前我和你提起过？”

“自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海，我就什么事情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去拼一把，”他说，“可你是你父母的孩子，何况你现在跟着的船正在走运。”

“我去弄些沙丁鱼来吧？我知道去哪儿弄四条鱼饵来。”

“我自己今天还有剩下的。我把它用盐腌了放在盒子里。”

“我还是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没消失过，现在又高扬起来，就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

“两条。”孩子说。

“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去偷吧？”

“我倒愿意去偷，”孩子说，“不过的确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心思简单，从没想过自己何时开始如此谦卑。不过他知道这样并不丢脸，对他内心的骄傲并无损伤。

“看这洋流，明天大概会是个好日子吧，”他说。

“你要去哪儿？”孩子问。

“走远点，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天不亮就出发。”

“我和船主说一下，也去那边，”孩子说，“这样，如果你钓了大鱼的话，我们也能过来帮个忙。”

“他可不愿意跑得老远去捕鱼。”

“是啊，”孩子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看到空中盘旋的鸟，我就会叫他去追逐麒麟的。”

“他眼睛都坏成这样了？”

“都快瞎了。”

“这可就怪了，”老人说，“他从未抓过海龟，那才伤眼睛哪。”

“但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过很多年海龟，可你的眼睛还很好啊。”

“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

“那你现在还足够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么？”

“我想还有。这有很多窍门儿。”

“我们把家什拿回去吧，”孩子说，“弄完了，我就可以用快网来打沙丁鱼。”

他们把渔具从船上拿起来。老人把桅杆扛在肩上，孩子拿着装褐色渔线的箱子，还有渔钩和渔叉。盛鱼饵的匣子给藏在小船的船艏下面，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的棍子。虽然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的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好，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渔钩和一支渔叉留在船上也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住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倚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箱什么的都放在旁边。桅杆差不多和这间窝棚一样高。窝棚用叫作Guano的大棕榈树的苞壳搭成，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个用木炭做饭的地儿。

四面棕色的墙壁用纤维结实的“Guano”展平铺成，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那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以前还挂着他妻子的彩照，但他把它取下来了，因为他看了总会觉得自己孤单，照片现在就放在屋角的架子上，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吗？”

“鱼，还有一锅黄米饭。你要吃吗？”

“算了，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必。待会儿我自己来生，可能也就吃冷饭吧。”

“我把渔网拿去用可以么？”

“当然可以。”

其实没有什么渔网，孩子还记得他们俩是什么时候把渔网卖掉的，但是他们每天要都要这么彼此欺骗一番。也没有什么鱼和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明白。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等着我打一条开了膛破了肚还有一千多磅的鱼给你看吧？”

“我拿渔网去捞些沙丁鱼。你在门口坐着晒晒太阳吧？”

“好的。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的新闻。”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全属于虚乌有，不过老人从床下确实拿出来一张报纸。

“佩德里科在酒店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打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我们的鱼都放在冰块里冰镇着，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一起用它们了。等我回来了，跟我讲讲棒球的事情。”

“扬基队不会输的。”

“可是我担心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会赢。”

“要相信扬基队，好孩子。别忘了伟大的迪马吉奥。”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要不然就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会怕的要命了。”

“你好好看报吧，我回来的时候给我讲讲吧。”

“你说我们该去买张尾号是85的彩票吗？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可以这样做，”孩子说，“不过你上次创的纪录可是八十七天，买这个怎么样？”

“这种事不会有第二次的。你觉得我们能买到一张尾号是85的么？”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需要两块半。我们找谁去借这钱呢？”

“这事好办。我总是能借到两块半钱的。”

“我想或许我也能借的到，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开始是借钱，然后就得讨饭了。”

“穿得暖和点，老爷子，”孩子说，“要记住现在可是九月份。”

“正是大鱼出来的时候，”老人说，“五月份的时候，什么人都能打到鱼。”

“我这就捞沙丁鱼去了。”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也落了下去。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被，铺在椅背上，盖住老人的肩膀。老人的双肩很奇怪，老人已经很老了，双肩却依然强健，脖子也依旧强壮，老人的头向前耷拉着睡着的时候，就连皱纹也不太明显了。他的衬衣上打了无数个补丁，都和他的船帆一样了，那些补丁在阳光的炙晒下褪了色，一个个深浅不一，大小各异。老人的头非常苍老，眼睛闭上了，脸上就再没一丝生气。报纸摊开放在他的膝盖上，被一只胳膊压着，才没给风吹跑。他赤着脚。

孩子从老人身边走开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老人还是熟睡着。

“快醒醒，老爷子。”孩子把一只手放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神志好像才从远方归来。然后他笑了。

“带些什么回来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咱们这就吃晚饭吧。”

“我还不太饿。”

“过来吃吧。你不能总空着肚子捕鱼。”

“我这么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拿起报纸，把它折好。然后动手折毯子。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能让你饿着肚子去捕鱼。”

“那就祝你长寿，多照顾好自己吧，”老人说，“我们吃些什么？”

“黑豆煮米饭、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是用双层饭盒把这些饭菜从露台餐馆拿来的。他口袋里有两份刀叉和汤匙，每一份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个老板。”

“我一定要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了，”孩子说，“你用不着再去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条大鱼的鱼肚肉，”老人说，“他可不止一次这么帮咱们了吧？”

“我想是这样。”

“要是这样，那除了鱼肚肉，我还得送他一些东西。他可真照顾我们。”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我最喜欢罐装啤酒了。”

“我知道。不过这次是瓶装的，阿图埃伊牌啤酒，回头我得把瓶子送回去。”

“你真好心，”老人说，“我们现在就吃么？”

“我一直在问你啊，”孩子温和地对他说，“你要是没准备好，我不打算开饭盒。”

“我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只是去洗个手的工夫而已。”

你上哪儿去洗手呢，孩子心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头，横穿两条街的转角才到。我该带水到这里给他用的，还得带块肥皂和干净毛巾来。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我还得再弄件衬衫和一件外套来让他过冬，还得弄双鞋子，再给他弄条毯子来。

“你带来的炖菜真好吃。”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孩子央求他。

“美国联赛里，就像我说的，扬基队一统天下。”老人兴高采烈地说。